

《海南岛旅行记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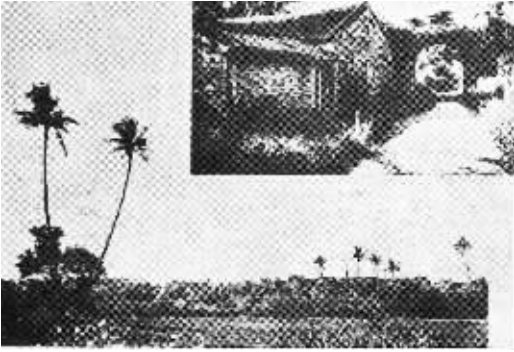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游记的恒久魅力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



《海南岛旅行记》作者田曙岚环游海南岛。
黄若天 摄

大概而言，凡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，都有某种程度共同认定的价值与风格。《海南岛旅行记》显然如是。因为过了七十多年，这本书就如窖中茅台似的，时间更使它醇厚了。今年4月，经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新编的《海南岛旅行记》由海南出版社出版。读者可重温田曙岚笔下1930年代海南岛的自然生态与社会风貌。



乐会县城(今琼海市乐城镇)椰风蕉雨,右上角为乐会县城北城门,《海南岛旅行记》插图。



往昔的清澜港,《海南岛旅行记》插图。

府城道台衙门乃海南千百年政教弘敷之首府,《海南岛旅行记》插图。

七十多年前,旅行者兼散文家田曙岚写了一本《海南岛旅行记》书稿,配以照片、旅游路线图,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问世后,立即引公众瞩目,风行一时畅销全国。白云苍狗,时移代易,《海南岛旅行记》并没有随着时空改变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,时至今日,这本游记仍为人们津津乐道,书中所记载的史实亦常被学人所引用。

余生亦晚,很遗憾与作者田曙岚先生缘客一面。据田先生儿子田晓峰记述,田曙岚1901年生于湖南醴陵西乡毛元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1923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科班,以采访新闻维持学业。曾先后在《国民军周报》《中山日报》和上海春潮书局任职。1930年在上海民智中学任国文史地教员。他痛感当时史地教材中人文地理的肤浅和失实,以及对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神往,便毅然辞去教职,怀着一股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,到全国各地旅游考察。此举得到当时上海的一些报馆和文化教育界有识之士的赞赏和资助,更增强了他的信心,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。

田曙岚是擅于纪实的散文家,也是有担当有见识的人文学者。他旅行的目的不在寻幽探胜,而是“考察各地自然状态与人文概况”。他在本书《小引》中有过真挚的表白:“嗣于是年(1931)7月1日,由上海北站启程,按照预定路线,先向浙、闽出发,次及粤东,再由雷州半岛南渡琼州海峡进入南海,而于1932年12月1日,首抵海口,除中因不习水土,感染瘴气,病居医院两月不计外,计环游海南各县,共费时三月,历程三千余里。而于1933年5月4日,离别海南。”当时的海南岛贫穷落后,交通闭塞,作者主要靠自行车和跋山涉水而行,个中甘苦难为外人道。作为具有主动精神的旅游者,田曙岚一路上独往独行,风餐露宿,途中曾多次遇险,命悬一线,然矢志不移,其最大的兴致是自己去发现、感受。他既收揽美景,也巡游古迹,凭吊怀古。他发现海南文化含量极为丰富,它们如同岛上的铁矿、森林和水源一样,都是珍贵的财富。他把沿途的见闻和感触,一一记在他的本子上,乐此不疲。这为日后的写作夯实基础。有人把他的环岛游视为文化苦旅,他却感到不虚此行,因为别有收获。

《海南岛旅行记》便是以作者个人游历为线索,真实地描绘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海南岛的自然生态与社会风貌。海南山川的险峻神秀,海南人文的异俗风情,一一呈现在作者的笔端。透过这本游记,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坚忍勇毅的强者,感受到作者蓬勃的生命力,以及对事业的执着。作品中的每一片断,都含有他对海南社会和人文的透视。作者笔下的景象,应该都是海南读者(尤其是年长者)记忆中所熟悉的,读之,这些往昔景象将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们眼前。

作者在书中不仅记述游历所见与自己的感触,还将笔触伸向与海南大地密切相关的事物。我发现极少有作家像田曙岚那样,每到一处都不惮辛劳,深入作田野调查,其内容涉及海南各地的概况、特产、胜迹、风俗等。其实,这就是海南文化,也是作者面对海南大地时无法挥去的情怀。作者的田野调查不但涵盖面广,而且观察细密,记叙真切、翔实,使海南的土地呈现更厚实、可信的魅力。因之这本书不仅文化含量高,且深具史料价值。

这本游记在写作上最可爱的特色,是言之有物,文字朴实。作者不喜雕琢,只爱朴实地把一切本象直接传达给读者,给人以亲切真实的感觉。还值得一提的是,在新编的《海南岛旅行记》卷首《逝去与淡出的美丽》先向读者展示多幅历史老照片(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个别甚至为更远年代所拍摄),皆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,不仅因其稀少且无法再生,而且它所记载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特色无法再现,所以弥足珍贵。历史学家说,老照片是历史的视窗。找寻过去,照片可能是最好的途径,它可以提供比文字、声音更真实的感受。

掩卷之余,《海南岛旅行记》使我印象深刻的,不仅是因其乡土题材,也由于作品内容丰富,写作上平稳自然。换言之,作者以平易近人的笔触,精湛的文化素养,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南省留下了不平凡的记录。尽管作者叙述的年代已经远去,今日的海南省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,但“鉴往知来”乃历久弥新的真理,我们(尤其是年青一代)要认识过去,要展望未来,都能在这本书里得到启示。

在此附带提个建议:读者诸君如有兴趣,不妨在田曙岚环岛游距今近80年的今天,沿着作者环游路线,亲自去看看这些地区的变化,印证比较一下田曙岚的记述,这是件有趣的事,而且一定会让你感慨不已! 田



访谈

《别再承诺》：

美丽的入侵者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去年6月出版的达理新作《别再承诺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。达理系马大京、陈愉庆夫妇共用笔名。二人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著有小说、剧本多种,3次获全国优秀短篇、中篇小说大奖,并屡获各省市、各刊物文学奖项。

旅居美国多年后,达理夫妇重拾笔墨,已有《伴你同行》《新集》《带我回家》《美利坚·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》《多少往事烟雨中》等一系列作品问世。《别再承诺》,是作者新近创作的演绎美国硅谷华人传奇的系列长篇之一,集中展现了一群华人移民在新环境中的挣扎奋斗,进而衍生的文化隔膜、法律冲突与情感纠葛。

海南周刊:请简要介绍《别再承诺》一书的主要内容。

达理:我们笔下的女主人公,北京富商“二奶”许琴,由于加建的楼宇破坏了社区原来起伏有致的天际线,遭到强行拆除。由此引发了这位中国女人与当地政府和居民的一场旷日持久的“战争”。这场以法律之争展开的冲突,归根结底是一场文化冲撞。

海南周刊:北美移民中,中国人在保留自己的“原生态”文化方面,表现得十分顽强。是这样吗?

达理:是的。北美各大城市中,到处都可以看到唐人街,中国城。冬季的唐人街上,匆匆走过赤脚踏着木屐的广东女人,发髻上的银簪在油污的花棉袄肩头瑟瑟抖动。她们也许已经是旧金山的第四代移民,但她和她的被“卖猪仔”来到这里的太祖母、祖母或母亲一样,世代代没有走出过中国移民安身立命的唐人街。他们至今蜗居的那几条街道上,粤菜馆、中药铺、干货店、水产店、工艺品店,如同久旱中挣扎的禾苗,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。保持着百年不变生活方式的几万华裔人群,引起了全球各地游客的惊异。

海南周刊:五千年历史长河浇灌的中华文化,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命力。这些在你们的作品中不时闪现。具体到《别再承诺》的女主人公许琴,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命运?

达理:主人公许琴,与其说她像一只绚丽的彩蝶,让所有的男人们目眩神迷,莫若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入侵者,带着盎然勃发的生机,百折不挠的勇气,闯进了一个个原本稳定安宁的城堡。她吃苦耐劳,冰雪聪明。她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她千娇百媚,风情万种。她擅假于人,亦擅假于物。为达到自己的欲望,她一往直前,绝不顾及他人的痛苦;她的世界,绝对以自己为圆心。我们笔下的男主人公高岩以及其他男人,面对这样一个奇异的尤物,个个只有招架之功,没有还手之力,轮番充当了送她上青云的“好风”。高岩几度升降沉浮,或直接间接都是由于许琴的搅动。一个曾在本行业中出类拔萃,声名远播的佼佼者,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,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作为一个曾经重情重义的好丈夫,好父亲,遇到许琴后就如魔咒缠身,以致妻离子散,茕茕孑立。许琴的出现,如一种难以抵御的病毒,入侵到某些人性中的薄弱部位,结局便如吸毒者雷同。

文化根基是健全人格成长的肥沃土壤。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就没有对入侵者的免疫力。我们笔下的高岩并不是完人圣人,我们只希望塑造一个真实的人。

许琴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人。她也是当代一个斑驳迷离的文化符号。尽管她有不少人格上的缺陷,但她也是一个真实的人,大多数情况下,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。

不少读者问我们:这一定是你们亲身的经历吧?不然,怎么可能写得那么身临其境?

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笑而不答。就像一加一等于二,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中的基本常识。想象力是一个写作者最宝贵、最不可缺失的能力。感谢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,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想象力、创造力的最高奖赏。 田

达理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六月

